

# 张謇墨话

□姜连生



## 传家宝

偶得张謇自用墨一锭, 长11.5厘米、宽2.3厘米、厚1.2厘米, 正面刻有“季直之墨”四个阴识刷金隶体字, 下面有一方“张氏季子”朱红阳文。墨背面刻有“磨磷于世俗以取戾, 而不可为也”。《明夷》象曰: ‘君子用晦’。著石而墨, 糯朱而挠, 取镜于此, 以研玄交。”据有人考证, 墨铭前为自用墨, 后为合作墨。墨正背隶书均出自张謇手迹, 推测此墨边款小楷字也为张謇所书。“胡氏”即为胡开文后代也, 因胡开文早于1808年已卒, 其众多子孙仍一直沿用胡开文墨庄之法制墨。

现在可以知道的, 张謇传世的自用墨已有四种: 如周绍良先生《蓄墨小言》中介绍的一种; 知竹斋《人生忽然而已》

月二十三日记: “作墨铭二, 磨磷于世俗以取戾, 而不可为也; 放辟于文字以取戾, 而不可为也。《明夷》象曰: ‘君子用晦’。著石而墨, 糯朱而挠, 取镜于此, 以研玄交。”据有人考证, 墨铭前为自用墨, 后为合作墨。墨正背隶书均出自张謇手迹, 推测此墨边款小楷字也为张謇所书。“胡氏”即为胡开文后代也, 因胡开文早于1808年已卒, 其众多子孙仍一直沿用胡开文墨庄之法制墨。

现在可以知道的, 张謇传世的自用墨已有四种: 如周绍良先生《蓄墨小言》中介绍的一种; 知竹斋《人生忽然而已》

# “港港经”还是“讲讲经”

□彭伟

## 习俗杂谈

近来, 我两次看到“港港经”。一次是2019年中白蒲口述史的材料中, 一次是2020年初网上的《搞笑如皋话》: “有疫情, 不要串门, 少港港经。”“港港经”意思十分清晰: 讲讲话, 聊聊天。不过说起这个如皋方言, 我的第一感觉是“讲讲经”, 并非“港港经”。那么, 两者谁对呢?

查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1983年商务版), “港”读音为gang, 与如皋方言读音十分接近。意思如下: 1.港湾, 2.江河支流, 3.香港。又查《如皋方言词典》, 解

释也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前两项几乎一样。港字不存在讲话聊天的意思。从构字看, 港明显为形声字, 音取巷, 义取三点水, 与河水有关。想起电影版《鹿鼎记》中的经典台词: 我对你的景仰如滔滔江水, 连绵不绝, 又犹如黄河泛滥, 一发不可收拾……像韦小宝那样能说会道的, 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的人, 是不是可以用“港港经”来形容呢? 这肯定不行。因为此词在如皋话中, 表示随意的聊天谈心, 但不能显示出讲话人的语言能力。因此, “港港经”并非“港港经”。那么, 两者谁对呢?

“讲讲经”才是地道如皋话的正确写法。《如皋方言词典》中录有“讲经”一

词。“讲”读音即为“港”, 其词义为: 聊天、谈论、争论、评论别人等。同录词语还有“讲头”“讲闲话”“讲老洋”等, 均是如皋人耳熟能详的方言, 都与“讲”字有关。只是“讲”在如皋话中为何会读“gang”呢? 可从《康熙字典》说起。查阅1980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《康熙字典·酉集上》, 讲: 《唐韵》《集韵》《韵会》《正韵》, 从古项切, 音港。四部韵书中, 《唐韵》成书最早, 著者为唐初音韵学家孙愐。《正韵》成书最晚, 全称《洪武正韵》, 顾名思义, 成书于明初洪武年间。据此, 自唐至明, “讲”在古人口中均读“港”音。讲的古音又如何在如皋、东台等苏中地区普及开来呢? 《东台方言词典》中有线索可寻:

低下, 二是经济一般, 不会超越吴墨。只有张謇中了状元后, 身价地位不一样了, 随着声名鹊起, 自用墨作为一种高雅礼品种用于交际, 在质量与款式上作适当调整以满足需要, 也在情理之中。再则, 作为胡氏众多制墨家来说, 张謇中状元后, 他们翻出原有墨模, 进行再造也顺理成章。所以, 社会上出现多种张謇自用墨, 应属正常现象。从墨书上发现, 明清一些制墨名家, 同一款式, 同一名称, 前后仿制司空见惯。只要墨质精良, 墨品规整, 有历史气息, 无论前造后造, 对研究张謇有一定的价值, 就够了。

## 织布机

□孙同林

织布机, 又名织机、棉纺机等, 本文所指织布机都是人力织布机。据考古发现, 我国纺织生产习俗,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, 距今2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革、皮衣服。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, 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。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, 距今近7000年, 在出土的牙雕虫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, 并发现尚麻的双股线痕迹, 同时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。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, 距今5000年以上。其中, 上世纪50年代在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, 包括丝线、麻布, 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“绢织物”的纺织品, 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, 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。这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。古籍传说养蚕纺织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嫫祖, 从这一考古来看, 丝织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应是东南中国的良渚文化。

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中有“若夫真人, 则动溶于至虚, 而游于灭亡之野……臣雷公、役夸父、妾宓妃, 妻织女, 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”的记载, 这可能是对纺织最早的记载, 该著述出自西汉, 距今已有2200多年。《月令广义·七月令》引南朝梁殷芸《小说》: “天河之东有织女, 天帝之子也。年年机杼劳役, 织成云锦天衣, 容貌不暇整。帝怜其独处, 许嫁河西牵牛郎, 嫁后遂废织纴。天帝怒, 责令归河东, 但使一年一度相会。”后来, 人们常用此典以咏夫妻睽隔, 或借以表达男女相思、相爱之情。南北朝时期的《木兰诗》留下“唧唧复唧唧, 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, 唯闻女叹息”的著名诗句。

手工织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, 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经轧花、弹花、纺线、打线、染浆、沌线、落线、经线、刷线、作综、闯杼、掏综、吊机子、栓布、织布等, 据传有大小72道工序, 全部采用纯手工工艺。每道工序、每件产品都包含着繁复的劳动, 令人叹为观止。在纺织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, 手织布工艺还能流传下来, 堪称奇迹。

人力织布辛苦繁重, 唐代诗人元稹的《织妇词》中有“缫丝织帛犹努力, 变缉撩机苦难织”。旧时乡下, 并不是家家拥有织布机, 所以, 织布成为一种职业。要织布了, 将平时纺成积存下来的纱穗子, 送到织布匠家里, 定好布的尺寸, 那就是织布匠的事了。织布匠的时光就消耗在那一丝丝一线线的布匹里。布面细紧、没有跳纱, 这是对老土织布的起码要求。

织布机属于框架式结构, 可分为机身、机头、机头、羊角轴、踏综板、坐机板等部件, 还有综、筘、梭子等附件, 多选用本地坚硬的木料制作而成。

梭子是织布时牵引纬线的工具。两头尖, 中间厚, 呈枣核形, 装置纬线, 织布人脚下每踩动一次, 梭子在经线间穿行一次。

织布时, 织布人坐在坐机板上, 两脚分别踏动连综上的踏板, 两片综便上下交错带起, 使经线张开四五厘米的张口, 两手推起机头将梭子从张口中穿过带进纬线, 顺势拉下, 机头中的筘将纬线压实, 这样手脚配合, 来往穿梭就织成布了。

当年, 老家村子里有一老织布人, 人称徐二织布匠。我的时候, 曾专门到他家去看织布。织布老人(是不是他本人我不记得)坐在织布机前, 织布机上密密麻麻地布着一根根经线(多为两尺宽), 上满棉丝的梭子在经线间来来回回穿过, 每穿一次, 织机的“织刀”(筘)压紧一次, 接着是哐当一声, 再穿一次, 再哐当一声, 那一匹匹布就是在这一声声哐当中完成。当然, 这每一道压紧纬线的哐当声, 靠的都是织布人脚下使力发出的。可以想见, 织布人的艰辛, 既要用心, 又要用力。但对我们旁观者, 尤其是少不更事的儿童而言, 却觉得十分的好玩, 仿佛是在做一场游戏, 故南北朝时的鲍照曾在《拟行路难·其六》中写下“弄儿床前戏, 看妇机中织”。

织布过程中, 如果按照一定比例和间距装上染色的经线, 织出的就是条子布, 再将染色的纬线按经线的比例和间距织入, 就成格子布了。

布匹织完了, 老人把布从织布机上取下, 叠收起来。这便是正宗纯棉的手工“土织布”了。

织布匠的家是永远不得消停的, 包括邻居, 也正常处在哐哐的噪声里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 这种手工操作的织布工具已被现代化的织布机所代替, 乡间再也听不到那种哐当的机杼声了, 当然也穿不上土织布。但是, 我们不能忘了人类祖先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朴实的精神, 在那遥远的岁月里, 用灵巧的双手织出他们的梦想, 织出美好的世界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 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 574911059@qq.com

# 记余西区扑灭瘟疫的斗争

□王士明

## 史海回眸

1945年, 抗日战争胜利后, 举行了国共谈判, 在重庆签订了“停战协定”(即“双十协定”)。为了执行这一协定, 新四军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到了江北。

杨明同志(上世纪80年代初任上海市委主任, 作家)随军从江南到了江北。约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, 党组织把杨明同志调到南通县余西区, 担任余西区委书记。当时的余西区范围较大: 东到四甲(现属海门市), 西至金余, 北抵二爻, 南达海界河。余西区委则驻在二甲镇北的五福桥附近, 镇上没有敌军。

余西区委的组织情况: 副书记陈德

琪、区长姜杰、副区长陈文质、区队长陈立平、指导员曹永安。区委委员有: 周吉士、陈伯泉、庞宁、周兰芳(负责工会工作)、周兰芳(负责农会工作)、卞汉标, 后增加了曹国宾、徐志明。隔了几个月, 姜杰调走, 曹永安任区长, 徐志明、陈文质任副区长, 陆萍任区队指导员。

与余西区委在一起坚持斗争的有: 财粮股长蔡志成、会计蔡树基、负责税收的施志坚、负责金融的顾盼等。

1946年,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“五四”土改的指示精神, 余西区开展了土改工作。以后, 在坚持原地斗争中, 余西区工作比较出色, 受到了华中九地委和南通县委的表扬。

1946年夏天, 余西区霍乱流行, 死了不少人。据当地人说, 一条南北夹东